

钱大经

1955年11月出生,江苏南京人。上海大学公共艺术研究院院长、教授,美国大纽约华人艺术家协会绘画部负责人。2006年出任南京1912文化休闲街区景观提升总策划人。



钱大经记得很清楚,2001年的9月11日,纽约的天气格外好,万里无云,阳光灿烂,是个非常美好的秋天早晨。

“阳光下的曼哈顿,一片金光灿灿,最高最耀眼的那两幢楼,飘着黑烟,那幅场景很魔幻,像是科幻电影,但它却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。”钱大经所在的公司,在繁华热闹的曼哈顿岛中心区时代广场一带;他太太的公司,离世贸中心更近,站在窗前就眼睁睁看到了第二架飞机是如何撞上大楼的;儿子的学校,则紧邻着世贸大楼,只有几百米的距离。一家三口,都经历了那场恐怖的灾难。

事隔10年,忆起当年,他内心依然充满恐惧。“回不去了,这座城市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纽约了。”

“回不去了,再也回不去了”



9·11十年后,美国弗吉尼亚州,幸存者到阿林顿国家公墓悼念遇难者 IC供图

很震撼、很恐怖,画面很美,但很残酷

9·11发生的时候,钱大经在纽约已经生活了十来年,生活习惯、思维模式都已相当美国化。与其他美国人一样,一直觉得先进发达的美国是个很安全的地方。从来未曾想过,有一天恐怖分子会直接袭击美国本土,而且还是纽约这个繁华大都市。

那天,他上班稍微迟了一点。出地铁的时候,迎面跑来一个白人小伙子,对着他大喊:恐怖分子用炸弹袭击了世贸中心!

钱大经心里一惊。世贸大楼并不是第一次遭遇恐怖事件。上世纪90年代,曾经有一辆装满炸弹的卡车开进了世贸中心的地下室,死了6个人。这件事,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,但大家并没有因此引起过多的重视。

难道又是上演了同样一幕?钱大经赶紧往公司跑。

他公司的楼不高,看不到双子楼的情况。就给太太打电话,问她知不知道。太太说,知道啊,我们在这里都能看到,你快过来。于是,班也不上了,跑过去。太太的公司就在38楼,和世贸中心相隔不远。因为都很高,能清楚看得到。

“第一眼的印象,觉得不是真的。西方电影里老爱拿曼哈顿说事,一会这个灾难一会那个灾难,感觉就像电影里的场景,很虚幻。”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下,一幢高楼飘着黑烟。钱大经用了一串的“很”来描述他当时的感受:很震撼、很恐怖,画面很美,但很残酷。

开始,大家都以为是小飞机失事,撞上去。看了一会,钱大经就回自己公司了。刚走,太太打电话来:又撞了!又撞了!

她从玻璃窗亲眼目睹,第二架飞机一头撞在世贸中心大楼上。“直到这时候,我们还以为是前

来救援的飞机也误撞了。心想,这一烧,少说也得个把月才能修复吧。”没想到,一个多小时后,楼就塌了。

半个天空是黑的,然而其他地方还是阳光灿烂

人们意识到,可能是恐怖袭击了。双子楼和周围的人开始撤离。

地铁中断,通讯也断了,整个曼哈顿陷入怪异的混乱,烟雾越来越浓,半个天空是黑的,然而其他地方还是阳光灿烂。无声,寂静。

这里原本是一个很喧闹的地方,好像突然间,就没了声音。没有川流不息的车,大家都在走着,行色匆匆,茫然,慌乱。有人在哭,但整个氛围就是死一般地寂静。那天,很多人,是一直步行走到家的,走了十几个小时,甚至走了一天。“我有个朋友住在新泽西,太太在曼哈顿,一直联系不上,在家里对着电视新闻都要急疯了。直到天黑,快半夜了,太太终于出现在家门口。”

另一位住在郊外的朋友,每天开车上下班,车就停在地铁站的停车场。他的很多邻居在世贸中心上班,他在附近的一栋楼。那是个性格极其镇定极其沉稳的人,9·11那天,他仍然像往常一样,在公司忙到晚上九点多才走。平时这会地铁站停车场早已空空荡荡,但是那天,还满满都是车。看着这些车,他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,那里面,好多都是邻居的车,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

外面不是马路不是公园,而是一堵十几米高的烟墙矗立在面前!

别人撤离时,钱大经和太太在往和别人相反的方向走。

儿子的学校就在世贸大楼旁边,隔着一个街心小花园,隔着一条街,仅几百米的距离。

他们心急如焚。学校的电话打不通。夫妻俩往遭遇袭击的核心区

域走。路上遇到了儿子的同学,得知儿子已跟着一批人疏散出来。找不到儿子,看着双子楼倒塌的方向滚滚浓烟,钱大经甚至不敢看太太的脸。只好一直安慰着,“不要紧不要紧,同学都出来了,说明他也没事。”没办法,夫妻俩只好往回走。

到了下午,部分地铁通了。但车子走走停停,平时1个小时的路程,那天花了两三个小时。所幸到家后,听到了儿子的电话录音,说正在附近同学家。夫妻俩几乎是扑上去,就往同学家打电话。可是,同学的妈妈说他确实来过,但两个多小时前就离开了。又提心吊胆等了一个多小时,儿子回来了。

后来,儿子告诉他,那天早上八九点钟上课,就感觉晃了一下,过了会又晃了一下,还以为是地震了。学校通知大家到大礼堂,后来到了地下室。上午10点多,校方大概觉得没什

么危险了,于是让孩子们回家。大家往门口跑。没想到,这时候大楼开始坍塌。“儿子冲到校门口,发现外面不是马路不是公园,而是一堵十几米高的烟墙矗立在面前!”

事后,钱大经分析,学校在双子楼的西北面,那天刮西风,倒塌时的烟尘形成冲击波四处扩散,扑向学校门口时,刚好被逆向的风顶住了,所以形成了烟墙。

那不是人间该有的味道,从来没有闻过

第二天,大家都没心思上班。钱大经穿过了封锁线,进入到现场。

十四街以南地区,早已封锁,即使是住在里面的人,也必须出具证明,才有可能放行。很多人挤着要进去,推搡、吵闹,趁警察不注意,一片混乱中,他竟然就钻进去了。“我就是想贴近了看一看。”作为一名艺术家,他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

钱大经闻到一股奇异的的味道,“那不是人间该有的味道,从来没有闻过,不是烧焦的糊味,也不是臭味,摄人魂魄的感觉。”

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。儿子学校开家长会时经常要来,太太非常喜欢的一个店,也在这一带,这是曼哈顿岛甚至整个纽约最早的发源地。然而现在,已成为空城、死城。

街心花园、转角常去的咖啡馆、旁边还有一家水果摊……咖啡馆户外桌上摆的杯子、水果摊的水果,都还在。很平常很熟悉的生活状态,然而,全部变成了雪白的一片,到处都蒙上一层灰。这些轻飘飘的灰似乎无孔不入,带着魔幻性的意念。砖头上,水果上,椅子上……太太喜欢的那家店里,明明门窗是紧闭的,可是灰好像是顺着门缝钻进去的,手表、服装、高跟鞋上全落了一层。

摸一下,极其细腻,一阵悲凉透过指尖,直达心底。这些灰尘里面,有多少生命?呼吸的空气里,是不是

也有它们的存在?

回来后,他画了一幅素描。一直压在纽约家中厚厚的书堆中,不愿拿出来。除了他,连家人也找不着。

那种震撼是恐惧到了心底,不是尖叫,只是静静的,吓到了

那么辉煌的双子楼,消失了,瞬间变为废墟。黑的天空,雪白的街道。“我的眼泪止不住掉下来,那种震撼是恐惧到了心底,不是尖叫,只是静静的,吓到了。”

所谓的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了,钱大经说,美好的东西突然陌生化,也是悲剧。住了十多年,熟悉的纽约一下子变得陌生。

更让他感到陌生的是,这个以往不设防、大大咧咧的城市,一下子变得警惕敏感。

街道、地铁、隧道、高楼……到处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,毫不客气地对一些可疑分子搜身搜包,到处贴着提醒的警示标语。一轮又一轮恐怖袭击警报,让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。看向身边陌生人的眼神里,多了几分怀疑。地铁里如果有人随意将包放在车厢里,立即会有几十双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。

城市空气变得污浊。不过对此政府处理得很好。只要提供居住证明,每家每户,哪怕是非法移民,都可以领到空调、空气净化器补助。

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。儿子正值高考,只好换了个学校去念书。钱大经一度有些担心儿子的心理受到比较大的惊吓,“但儿子的心态似乎比我们更好。并且他有他自己的看法。有时候谈到9·11,我忍不住开骂。他却说,爹地,恐怖袭击的背后是有它的原因的。后来,我的观点反而受到他很大影响。”

不管怎么说,在钱大经的眼里,纽约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个纽约,“回不去了,再也回不去了。”

见习记者 刘伟伟 快报记者 孙兰兰



这是9·11事件发生后不久,钱大经创作的一幅悼念作品。燃烧的蜡烛象征双子楼,流泪的云彩,是荆棘织就的冠。